

惜秋
◎
著

隋唐

风骨

人物

历代风云人物，站在时代浪潮的顶端，乘风破浪，叱咤风云，建立起一桩桩英雄伟业，名垂青史。他们智勇兼备，运筹帷幄。他们掌控时代风云，旋转乾坤的霸气，破除艰险、纵横捭阖的大派风度，激荡在无数后来人的心胸，激起更大的猛志，更非凡的建树，历史由此而如大河奔流，吞吐日月，代代不已。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隋唐
風雲
人物

惜秋
◎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著作权所有:©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境内(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独家出版。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禁止以商业用途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散布、销售。

版权所有,未经著作权所有人书面授权,禁止对本书之任何部分以电子、机械、影印、录音或其他方式复制或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07-07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唐风云人物/惜秋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5633-6589-0

I. 隋… II. 惜… III. 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隋唐时代 IV. K82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941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395790-103/168

上海三印时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上海市控江路 665 号 邮政编码:200093)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31 字数:480 千字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次

高 颀	1
韩擒虎	12
贺若弼	22
杨 素	30
史万岁	44
苏 威	51
李德林	62
韦世康	75
赵 昶	85
牛 弘	89
柳机及其子弟	99
李 穆	109
梁 睿	123
虞庆则	131
达奚长儒·贺娄子幹	135
郑译·刘昉·柳裘·皇甫绩	143
元岩·王韶·杨尚希	156
窦荣定	163



杨义臣	167
史 祥	171
刘方·陈稜	176
柴 绍	182
刘文静	187
刘弘基	196
附录一：自古英雄出少年——唐太宗二十岁左右的军功	202
附录二：隋唐间的纷乱与统一	211
温氏三雄——大雅、彦博与大有	221
裴 寂	226
李孝恭	235
李 靖	243
房玄龄	256
杜如晦	268
长孙无忌	276
刘政会	289
段志玄	292
长孙顺德	297
郭孝恪	302
侯君集	307
殷开山	315
魏 徵	318
李 勣	336
尉迟敬德	353
高士廉	363
屈突通	371
程知节	377
秦 琼	382



张 亮	389
戴 胄	394
唐 俭	400
张公谨	406
萧 瑀	412
王 珪	424
薛万均与薛万彻	432
李 纲	437
虞世南	444
褚亮与褚遂良	453
苏定方	471
薛仁贵	477



高 颀

少年明敏胆略过人

隋文帝开国，其军政重臣，有远见卓识，具宰相气度，建立制度，施行政治，皆有非常的功效；而其品德纯正，谦逊不遑，举荐人才，无不尽其所能者，当推高颀为首。隋文帝统一全国之成功，初期政绩之斐然可观，皆高颀之力。但亦屡遭猜忌，炀帝时卒死于非命而为天下人所同情者，亦莫过于高颀。猜忌正色立朝而诛戮有功无过之大臣，隋文父子，如出一辙，隋祚之不久，绝不是偶然的。作者特为高颀作传，深佩其智高识广而又有高尚品德，但应付无道之君，不失其正，为其取祸之由，不能不深为叹息。

高颀一名敏，字昭元，自称渤海蓆人，蓆即修，在今河东景县境，周齐分立时，本属高齐，在他父亲高宾时归周，任周之大司马。周权臣独孤信引为僚佐，赐姓独孤，隋文帝常称高颀为独孤，本此。独孤信之女为周帝的文献皇后。及独孤信被诛，其家属均流窜于蜀，高宾未被波及，但亦无事可做，独孤皇后以宾为其父故吏，故常往其家探视，高宾终于靠了这条路线，又渐入仕途，曾任郡州刺史，故高颀也可以算是宦门子弟。

高颀幼年，明敏而有气度，虽略涉书史，过目而已，未尝深究，而自得其要义，可见其天赋之高。年十七，被周的齐王宪延为记室，周武帝时令其袭父爵为武阳县伯，任内史上士，寻迁下大夫。平齐之役，高颀参加作战，以功拜开府。曾从越王击败温州叛胡，高颀之名因此渐著。及杨坚秉周政，广揽人才。他很赏识高颀的精明和兵略，又多计谋，乃遣邳国公杨惠，引之入幕。高颀慨然从之。高颀说：“愿受驱驰，纵令公事不成，颀亦不辞灭族。”于是高



颀遂为杨坚部属，任为相府司录。杨坚之得为周相，是出于两个旧友郑译和刘昉之推掖，郑译时任长史，刘昉时任司马。这两个野心很大的小人，是要利用杨坚的才能来弄权的。但是他们奢侈纵欲，无成事之可能，故杨坚不能不疏远他们。于是杨坚一时无可与商议大事之人，及得高颀，引为心腹，事事咨商于高颀，视为心腹。

邺城之役建有殊功

杨坚之专权于朝廷，引起许多的反对，坚亦欲一一除去之。杨坚乃以周室将嫁女于突厥为名，召陈王纯、越王盛、赵王盛、代王达、滕王逌至长安，意欲一网打尽之。相州总管尉迟回识破其阴谋，称兵反抗。赵魏间人从之者如水之就下，十日内得众十余万，宇文胄在荣州，石琚在建州，席毗在沛郡，毗弟罗在兖州，都带兵应之，毕王贤及赵陈等王也都响应，声势极为浩大。杨坚乃以韦世康守并州，巩固前方基地，而命韦孝宽讨之，杀毕王贤，置五王不究，令他们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以安其心。

韦孝宽率军至河阳，不敢进。杨坚知诸将号令不一，心意不齐，令崔仲方至前方为监军，仲方以父在山东，不肯就职。高颀见后方重臣皆无去意，乃自请前往，深得杨坚之嘉许。高颀受命即行，连向老母告别，都恐不及，只派人通知其母，谓“忠孝不可两兼”，请母体谅，但他内心颇感痛苦，上路时还歔歔不已。

高颀既至军前，令在沁水上造桥以济军。军既毕渡，乃焚烧其桥，效项羽破釜沉舟故事，鼓励军心，只可向前杀敌，否则退无死所。当高颀造桥于沁水时，逆知尉迟回必在上流以大筏冲桥，故预作大量木狗以阻止之，其军得以由桥毕济，可以说他料敌如神，预有所备的结果。乃合众军，奋力搏战，遂至邺城而破之。尉迟回既败，余军遂皆平定。东方一战而定，虽诸将各有勋劳，但论其首功，自推高颀。在此役之前，高颀虽屡有战功，但都是小敌人，对尉迟回之战，他初临大阵，名将韦孝宽尚有所顾忌而不敢深入。其胆识与勇敢，自此大著。胜利还都，赐宴于卧内，杨坚特以御帷赐之，进任柱国，封义宁县公，迁相府司马，荣宠冠于一时。及杨坚为帝，拜任尚书左仆射兼纳言，杨坚常称独孤而不加其名。尚书左仆射，相当于宰相的地位。



可是高颍并不以功而骄，反而深避权势，荐苏威以自代，杨坚表面上是成全其让位的美德，但其内心亦以高颍功高震主为虑，听其辞职。但当时反侧未定，南朝犹存，且不断北伐，恢复了部分的淮南地区，如高颍这样的人才，他还是极需要的，所以过了几天，他自找台阶，仍复高颍左仆射的职位。他说：“苏威高蹈前朝，颍能推举；吾闻进贤受上赏，宁可令其去官”，因仍令任左仆射，并令兼左卫大将军。于是高颍、苏威并掌国政，号称得人。虽以突厥犯边，一度令高颍出镇，但边区宁静后，仍还朝秉政如故，且赐马百匹，牛羊以千计，并令经营新都，任为大监，新都一切制度，皆出高颍之手，也深合文帝之意。高颍在朝听事，每坐堂北槐树下，树枝参差无行列，有人建议伐去之，文帝特令阻止，谓“留此以示后人”，其见重之深有如此者，且令其任左领军大将军，仍任左仆射如故。会颍母去世，依礼去官守制，但文帝仅允给假二十日，期满，夺情任官，高颍涕泣坚辞，文帝不许，一若隋廷不可一日无高颍，其见重又如此。

文帝常有并吞南朝之企图，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文帝决兴兵攻陈，以柱国薛国公长孙览、上柱国宋安公元景山为行军元帅，而以高颍为诸军的节度，位在长孙览与元景山之上。会陈宣帝霸先去世，高颍以礼不伐丧，请罢兵，文帝许之，时萧岩叛变，文帝乃命高颍治兵江汉，为政宽厚，尽得民心，乱平返京。

平陈之役的权略

贺若弼秉承父志，急欲平陈，上十策，文帝颇为动心，以问高颍，高颍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应以骄兵计及经济战消耗之，他的骄兵计是这样的：在江南收获时间，微兵出应，扬言将掩袭南朝，陈闻隋兵将发，屯兵防守，农时因而被误，而隋兵并无动静，如是者数次，陈方认为此不过虚张声势而已，不复戒备，因发兵骤击之，这是制造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机会。他的经济战是这样的：南人屯粮，都在地面的竹庐茅舍，不如北方之储于地下，密遣人渗入敌境，放火烧之，如此数载，使敌方财力俱尽，便易于攻取了。文帝从其议，故伐陈之役，迟至开皇九年，始付诸实施。

开皇九年的南征，是一个庞大的全面作战计划。当时以晋王广、秦王



俊、清河公杨素、荆州刺史刘仁恩、宜阳公王世积、新义公韩擒虎、襄邑公贺若弼、落丛公燕荣等，合九总管九十军，兵五十一万八千，分八路前进：晋王广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阳，杨素出信州，刘仁恩出江陵，王世积出蕲春，韩擒虎出庐江，贺若弼出吴州，燕荣出东海，这是全面的对陈作战，皆受晋王节制，高颀则为晋王长史，相当于总司令部的总参谋长，但进攻建康的主将是韩擒虎与贺若弼，一切军事行动，皆取决于高颀，实际上高颀是这次全面攻陈的总指挥者。关于杨素部之战争经过，贺若弼、韩擒虎等的战争经过，各详述于本传，此处不重复。

韩擒虎首入建康，陈后主叔宝投降，其宠妃张丽华匿于同泰寺（亦称为鸡鸣寺）旁的枯井中，即所谓胭脂井也，但卒被搜获。杨广是好色之徒，久闻张丽华之美，欲纳为嫡妾。高颀不同意，他说：“武王伐殷，戮妲己，今平陈国，不宜取丽华。”因传命杀之。高颀的见解是非常正确的，但在杨广看来，这是故意拂逆他的意思，因对高颀颇不谅解，此与后来有计划地谋杀高颀，有其密切关系。为了这一小事，杨广对高颀发生嫌隙。由此可知，在猜忌多端的君主下服务，正义立场，实非易事。

胜利还都，高颀以运筹帷幄之功，加授上柱国，进封齐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高颀谦辞，不获许可。文帝因谓颀曰：“公伐陈后，人言公反，朕已斩之，君臣道合，非青蝇可间也。”按伐陈之役，高颀不过杨广的长史，他不过是一个设谋定计、调度指挥之人，并未带领一兵一卒，何从反起？这是文帝的鬼胎，亦所以聊试高颀。如果真有人密告高颀谋反，则密告而被杀者何人？文帝当然会说出来的，只字未及，足证其为子虚乌有之事，故文帝对高颀的谦辞，特别下诏慰勉之。诏书说：“公识鉴通远，器略优深，出参戎律，廓清淮海，实司禁旅，实委心腹。自朕受命，常典权衡，竭诚陈力，心迹俱尽，此则天降良辅，翊赞朕躬，幸无词费也。”这通诏书，对高颀恭维之至，但文帝的鬼胎，便是由于高颀的“识见通远、器略优深”，为文帝所不及，亦其见嫉之根源。庸主猜忌能臣，自古已然，杨坚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高颀建此平陈大功，妒忌他的人，自然不在少数。如右卫将军庞昱、将军卢贲崇，都在文帝面前进谗言，陈其短处；尚书都事姜晔，楚州行参军李君才，都以水旱天灾，认为宰辅未尽职责之所致，奏请罢免高颀。文帝对此等诬害高颀之人，或疏远，或放逐，仍对高颀信任不衰，尝谓“独孤公犹镜也，每被磨莹，皎然益明”。虽然如此地明加赞许，但仍无时不作试探与防备，如文



帝曾至并州，独令高颀留守，这是一种试探，看看他是否因文帝不在首都而有异动。其实这种试探，诚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文帝安然而出，安然而返，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不正常的事件。文帝返京，自知对高颀猜忌太过分，因赐缣五千匹，赐行宫一座为其居所。高颀之妻贺拔氏患病，文帝遣人慰问，络绎不绝，甚且亲至其家，赐钱百万，绢万匹，千里马一匹。其赏赐之厚，实出意外，亦以见文帝对高颀的笼络，可称备至。但是文帝还怕他结党羽，不利隋室，他最怕的是他和贺若弼结合，因贺若弼尝以平陈之功而与韩擒虎相争，且屡有不平之言。高颀如有异图，与贺若弼联合，可能性最大。因此，常令高颀与贺若弼比较平陈之功孰大。这是挑拨他们二人不和的手腕。但是高颀却坦白地说：“贺若弼先献十策，后于蒋山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敢与大将论功。”文帝知道他的挑拨是多余的，因以幽默的大笑了结这一场无意义的比功争论，他是十足十足的枭雄。但时人则以谦让的美德赞誉高颀。

文帝见高颀实在无可猜疑之处，仍然采取笼络的方式，以太子勇之女妻其子表仁，和他结一个儿女亲家，前后赏赐，不可胜计，表示更加荣宠。时天空中发现所谓“荧惑入太阴犯左”的现象，术者认为“天文不利宰相”，高颀更感不安，以奏文帝，文帝厚加赏慰，表示毫不介意。实际上这种不科学的迷信，并无可信的意义，不过对妒忌高颀的人，却得到很好的借口。会突厥犯境，以高颀为元帅击破之，高颀拟出白道，入碛追攻之，以兵力不足，请求增援，这又给近臣以高颀将反谗害他的机会，文帝正在迟疑之间，高颀已凯旋而返，谗言自息。

功高震主终于被祸

但是高颀终于为杨坚所不喜，而以废立太子为爆发点，其故有三：

其一，太子勇已渐为文帝所疏，其故极为细微。文帝尚节俭，太子曾御蜀锦，又曾以百乐接受百官的新年朝贺，文帝认为奢侈，曾令停止太子的百乐。一个皇太子有这些享受，揆诸情理，也算不得奢华。但文帝因而恶之，实在太过分了。太子为未来的储君，国家的根本，太子勇宽容大度，实无失德之处。文帝之欲废太子，可以说以天下为儿戏。



其二，恶太子者实为其生母献皇后。献皇后之恶太子，更是无理取闹。原来，这个献皇后，生性极妒，文帝素来惧内，宫中稍具姿色的嫔妃，不敢正视一眼，以致愤而出宫，向山谷行走三十多里。会太子之妃元氏病卒，献皇后以为必因太子有内宠，因而深恶太子，密伺太子的行动，候机会向文帝屡言太子当废，应立次子晋王杨广。

其三，杨广故意装作节俭模样，以博文帝欢心。又造谣，谓其妃萧氏有帝后之相，杨广将来必登九王之尊，其言亦为献皇后及文帝所信。

又杨坚之出宫，被高颀、杨素所追及。文帝坚不肯回，高颀谓文帝：陛下岂可以一妇人而轻天下？此言传入献皇后耳中，献皇后因恨高颀，屡在文帝面前进谗潜颀。杨素曾受命营建京城，务为奢侈，由高颀验之，颀报文帝，颇费人力，过于糜废，文帝因恶杨素，杨素因亦怨颀。杨广欲纳张丽华，高颀反对，并杀丽华，杨广亦恶高颀，这许多因素凑合在一起，因此在文帝以废太子之事向高颀询问时，高颀长跪于文帝之前说：“长幼有序，其可废乎？”文帝虽默然，但对高颀之言，显然不能接受。由是献皇后知不去高颀，废立目的决不可达，因而决心要罢免高颀的宰相职务。

会高颀丧妻，献皇后伪装好人，关切高颀，谓文帝曰：“高仆射老矣，而丧夫人，陛下何不为之娶？”文帝乃令高颀再娶。高颀流涕而答曰：“臣今老矣，退朝之后，唯斋居读佛经而已，虽陛下垂爱之深，至于纳室，非臣所愿也。”未几，颀妾生一男，文帝为之大喜，而献皇后则非常不高兴，乘机进谗：“陛下欲为颀娶，颀心存爱妾，面欺陛下，今其诈已见，陛下安得信之？”长舌妇之巧言害人，实在可怕，而昏聩糊涂的文帝，竟信其言，疏远高颀。这种宫闱中谋害高颀之事，是高颀梦想不到的。

时高句丽已进犯辽东，庭议商讨伐辽问题，高颀力加谏劝，文帝不从，命汉王谅为元帅，高颀为长史，率师东行。时正值潦雨为灾，军士多患疾病，隋军不利而退。献后潜害高颀的机会又来了，她向文帝说：“颀本不欲行，陛下强遣之，妾固知其无功矣。”此役之失利，由于过多的天雨，岂人力所能左右，献后之言，实属无稽之谈，是以巧言害颀而已，而文帝却不加考察，信其为真。汉王谅者，是一个年少而无军事知识的贵族，文帝也顾虑到这一点，故以老成持重而富有军事经验的高颀辅佐之。高颀本人，也以责任重大，处事每以谨慎至公的态度行之。汉王谅每欲有所行动，高颀认为不可者多不用。谅还，泣告献皇后，献皇后反说：“儿见幸，不为高颀所杀。”文帝闻之，也非常



不平,对高颀偏见益深。会上柱国王世积以罪诛,此为宫中秘事,但事先泄漏消息,谓得之于高颀处,文帝因而陷颀于罪。朝中大臣如上柱国贺若弼、吴州总管宇文弼、刑部尚书薛胄、民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柳述等皆言高颀无罪,反而使文帝更怒,皆命吏审讯之,于是朝臣无敢再言者,高颀竟在莫须有的悲剧中削职为民。

隋文帝既然蓄意把佐命元勋高颀除去,但在良心上却有很重的负担,而且对朝臣与百姓也交代不过去,所以他来一套猫哭耗子的假慈悲。过了些时候,他和独孤皇后到秦王俊的府邸,还召高颀参加酒宴。修养很深的高颀,也免不了心中的凄楚,在歔歔感叹中表现出来,献皇后是一手促成罢免高颀的,但在这一场合,却对高颀流下了眼泪,于是左右皆感动而泣下。文帝还自圆其说地对高颀说:“朕不负公,公负朕也。”更对待臣说:“我于高颀胜儿子,虽或不见,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无高颀,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因此,这次宴饮,充满着不愉快气氛。我们不知道文帝为什么要设这次宴会,更不知道为什么特别要高颀参与。从他言词来看,他似乎要向天下后世交代这不是文帝负高颀,而是高颀负文帝,但高颀负文帝的事实是什么,他却没有交代,可知他所根据的都是毫无故实地编造出来的谎言和谰言。他也不知道没有高颀,他的帝业之成功大有问题,所以他以“儿子”一样对待高颀。但是他对自己已经立为太子的大儿子勇又怎样呢?“高颀解落”,“瞑然忘之”,正足以说明文帝之有计划地谋害高颀。这出假戏,虽然文帝夫妇都表演得煞有介事,可是经不起分析,他是得不到“最佳演员奖”的。其实宰相更迭,皇帝自有权衡,时异势迁,功成易相,并不是奇事,可是文帝却来这一套,无怪时人对高颀抱不平,后世对文帝多所讥评了。因此,汉光武帝在国家统一、局势太平以后,把平乱时出力作战的大功臣,都改任为“奉朝请”,国家有大庆典,都邀他们参加,奉之弥敬,这是处置功臣问题的最佳办法,也足以说明经生出身的光武帝待大功臣的厚道。文帝不通此道,处处疑神疑鬼、装腔作势,暴露其浅陋与无智。当时文帝心目中只有杨广、献皇后与杨素等人,高颀去职,杨素继任,而文帝的生命,遂切实掌握于杨广与杨素的手中了。及病中发觉杨广的无礼于陈贵人(宣华夫人),始大骂“畜生岂可付以大任”,要召废太子勇议事,被杨素匿下,矫诏命杨广派人侍疾,文帝即告毕命,临死才知道“献皇后误我”。至死方悟,还比至死不悟之人,略逊一筹。



文帝父子续害高颀

高颀虽然削职为民，实际上这件莫须有的罪案，并未了结，隋炀帝继位，仍非置高颀于死地不可。实际上高颀恢复其平民的生活，对他来说是一件大喜事。当他初任尚书左仆射的时候，他的母亲曾告诫他说：“汝富贵已极，但有一砍头耳，尔宜慎之！”谦逊而不居功，这本是高颀人格的一部分，重以母训，牢记在心，常恐遭受不测之祸，及解职为民，甚喜可免其祸，心怀坦荡，无愠色，无怨言，逍遥自在地过其百姓生活。

有颀国令者，不知何许人，忽然编造一个谎言，说高颀的儿子表仁曾对高颀说：“司马仲达托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颀国令密把这个谎言奏于文帝，文帝大怒，因逮捕高颀下狱，令内史省鞫之。内史省的覆奏，并不据表仁所说的话是否是事实来定讞，但云休咎之事，谓“沙门真觉尝谓颀曰：明年国有大丧；尼暉复云：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危，十九年不可过”。这一连串的谎言，分明是进一步地诬害高颀。“司马仲达有天下”云云，正击中文帝心中疑团的要害，他对高颀的防备，就是怕他攘夺隋政权，一如他的攘夺北周政权。但他没有想一想：当高颀权倾中外时，对文帝忠心不贰，既已为民，又有何可能以攘政权？他更不知道司马懿父子三人掌握魏的兵权，是攘夺魏政权的基础，高颀典兵权时尚对文帝忠心不贰，尽忠职守，唯命是从，既为平民，又无掌握兵权的爪牙（当时掌握兵权的是杨素），有何可能夺取政权。他更不知道要攘夺隋政权的是杨素，杨素曾有“一旦我为天子”之言，他知杨广无道，隋政权寿命不长，俟其恶贯满盈时，他便唾手替代，但是他死得早，至其子杨玄感时始发动叛乱，文帝不疑杨素而疑高颀，真是认错了对象，其昏愚实在可笑。

内史省的覆奏，果然使文帝更怒，他说：“帝王岂可力求？孔子以大圣之才，作法垂世，宁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颀与子言，自比晋帝，此何心乎？”看他对孔子的批评，更可了解他的无知，有司见罗织已成，乃请斩高颀。不过文帝倒还知道连年杀戮大臣，对天下不能交代，他说：“去年杀虞庆则，今年杀王世积，如杀高颀，天下其谓我何？”因再除名为民，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品老百姓了。这次他又死里逃生，真是幸运之极。



最后一关,他却逃不过了,炀帝即位,又征高颍为太常。炀帝是一个声色奢侈之徒,又好音乐弦歌,时下诏搜访故周齐的乐人及天下散乐。高颍还是旧作风,是是非非,一秉至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认为炀帝这一做法,问题颇多,且将引发恶劣的风气,因此上奏说:“此乐久废,今若征之,恐无识之徒,弃本逐末,递相教习。”他并不是不知道炀帝是欢喜奉承,不欢喜听到不同意见的;可是高颍职责所在,无法沉默不言,致失大臣风度,玷污他自己的声名。炀帝对于高颍这封奏章,当然极不高兴,但高颍则对太常丞说:“周天元以好乐而亡,殷鉴不远,岂可复尔。”炀帝又发动建筑长城,以御北方的强胡。建筑长城是对胡人安全采取守势,不但消耗帑藏极多,征取民力,更使天下骚动,甚非治国之道。文帝时突厥屡次南犯,皆以武力击退之,初无建造长城的构想,国家亦未受多大的灾害,这是高颍亲身的经验,故颇认炀帝此举为不当。他虽未明白表示反对,但内心甚为痛苦。会突厥启民可汗来朝,好大喜功的炀帝,以为这是突厥畏隋之威而特来输诚,招待启民,礼仪特厚,高颍颇不以为然,对太府卿何稠表示:“此虏熟知中国虚实、山川险要,恐为后患。”炀帝为政,务求奢靡浪费,声色之好,尤为喜爱,高颍为国家前途着想,颇为忧虑,曾对观王雄说:“近来朝廷,殊无纲纪。”不料高颍这些忧国忧时的言论,都被密告于炀帝,炀帝不特不加警惕,反以为他是在“谤讪朝政”,因此下诏诛之。其时朝廷都是阿谀的小人,没有一个肯主张公道,为高颍说一句谏诤之词。高颍就在这种情形之下,牺牲了生命,他的儿子,都被充军到边区受罪,天下人都为高颍称冤,并付以最高的同情,至《隋书》著成的唐初,还是如此。古人有“明哲保身”的格言,为个人着想,这句话却是至理名言,但是对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臣来说,这是太消极了,也太不负责了。高颍的发迹,由于他的智慧、道义和勇于负责的责任心,他的丧失生命,也是由此而发生的结果,其得后世的同情也由于此。以炀帝这块材料,说正话,行直道,是不会有结果,且将遭杀身之祸的。这一点,高颍并不是不知道,但他终于本着责任心而尽忠于职守,我们对他勇敢的负责精神,是非常佩服的。可惜他忠心的对象是文帝和炀帝,不免浪费心力,白白牺牲生命耳。

《隋书》对高颍的批评,可谓恰如其分,兹摘录如下:

颍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及蒙任寄之后,竭诚尽节,进引贞



良，以天下为己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等皆颀所推荐，各尽其用，为一代名臣，其余立功立事者不可胜数。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治致生平，颀之力也，论者以为真宰相。及其被诛，天下无不伤惜，至今称冤不已。所有奇策密谋及损益时政，颀皆削藁，世无知者。（《隋书·颀传》）

其见推于史家如此，至于“颀皆削藁”一事，非《隋书》言及，真是“世无知者”了。他在这一方面所作的“无名英雄”，是归其功于主上的苦心，以如此重臣和忠臣而疑其不贞，无怪天下后世要为高颀称冤了。

结 语

最后，作者要提一个疑案，那就是高颀早在文帝时已经削职为民了，炀帝又把他拉出来做官，而又不听他的话，既然不能接受他的意见，何不放他一条生路，让他重做百姓，安度余年？可是炀帝始终不放他走，最后置之于死地，这中间好像有深仇大怨，非结果他的老命不可。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就作者根据史实来推论，他们二人之间，有两个解不开的怨结：一个是张丽华的问题，一个是反对废立的问题。炀帝最好女色，张丽华是陈后主最宠幸的妃子，是天下闻名的美人。杨广慕名已久，好容易得到手，高颀时任晋王元帅府的长史，是杨广的僚属，他不但反对此举，而且立予处斩，人死不能复生，这是杨广的心头大恨，而又说不出口。关于炀帝之好女色，试以文帝的唯一宠姬，即陈后主之妹陈贵人，后来封为宣华夫人，炀帝垂爱已久，即在文帝暴毙之夕，宣陈贵人而杀之，照例这是他父亲的宠爱夫人，又当他父亲尸骨未寒的热丧，他悍然做此见不得人的勾当。以此为例，可知他得不到张丽华而怀恨高颀，誓雪此恨，是极可能的。

文帝以废太子勇而立杨广为太子，此事他筹谋已久，好容易布置成功，由文帝提出这个问题，征询高颀的意见，高颀却以“长幼有序”为理由，力加反对，以致延缓了废立的实现。此在献皇后方面，立下除去高颀的决心，是史有明文的，但在炀帝方面，对高颀恨上加恨，非置之死地而后称快，从他重



行起用高颀,极可能就是这个动机。他明知高颀以正立朝,看到有损于国家(其实就是隋廷)前途的不合理措施,一定要反对。谏乐是构不成杀高颀的罪名,不能杀他。及其屡议朝政,始加“谤讪”罪名,报其心头的大恨。炀帝对杀死高颀的曲折部署,一如其弑父夺政的曲折部署,其居心险恶叵测,有如此者。作者深疑以炀帝这块材料,似乎还想不出这样精密的计划,那智谋百出的杨素,便有最大的嫌疑了。但高颀虽死于非命,但其成功成仁,历史是不能磨灭的。